



领头羊
LINGTOUYANG

玩股堂
wangutang.com

逆战

电影小说

THE
VIRAL FACTOR

最狠的敌人
最亲的兄弟

血浓于水的领悟
分秒必争的救赎

林超贤
吴炜伦 / 梁凤英
著

吴小月
改编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超级病毒

THE VIRAL FACTOR

林超贤
吴炜伦 / 梁凤英
著

吴小月
改编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逆战 / 林超贤, 吴炜伦, 梁凤英著; 吴小月改编.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047 - 4277 - 3

I. ①逆… II. ①林… ②吴… ③梁… ④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8794 号

本书透过成都右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布克文化出版事业部独家授权, 限在大陆地区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策划编辑 刘天一

责任编辑 张 敏

责任印制 何崇杭 王 洁

责任校对 孙会香 饶莉莉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原中国物资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68 (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 - 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lp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4277 - 3/1 · 0074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1 彩插 1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4 千字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前言

近年来影视与图书的同步上市愈来愈成为一种成功的商业运营机制，资源整合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就本书而言，电影、网络游戏、中国台湾地区繁体版都已经成功上市，您现在手里的这本内地简体版更是锦上添花，让我们对香港电影及其电影文化与内地影视文化的联系日益紧密有了一个很直观的感性认识。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末期是香港电影的辉煌时期，也是整个港澳台流行文化的极大繁荣时期。长期以来内地多是引进，目前则更多的是直接合作。投资、策划、导演、参演、制作、宣传、上映、销售、产品附加值或者性能延伸等都有涉及。可以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加之内地巨大文化消费市场的吸引，这种双赢的合作会越来越多。

影片演员中，周杰伦是台湾著名歌手，亚洲流行音乐天王；金燕玲是台湾著名的实力派演员；谢霆锋是香港著名演员、歌手，在内地有着极其强大的偶像效应；廖启智作为香港著名实力派演员，参演过多部重量级影片；林鹏、白冰、张然都是内地新生代演员，演技精湛，具有很强的专业素质；安志杰是在美国出生并长大，有着中国血统和美国国籍的偶像级武打演员。

林超贤导演作为香港著名的拍片大腕，是影片的编剧，也是本书的主要创作人员，为影片以及剧本的结构布局、情节构思付出了很大心血，两位副编剧吴炜伦、梁凤英也功不可没。

本书由吴小月根据影片剧本改写而成，情节惊险刺激，场景变换丰富，具有强烈的画面感，既有日常生活的短暂温情安逸，也有大场面的枪战场面，更有人性艰难的挣扎，把两位主人公的亲情与法律的牵绊纠葛刻画得催人泪下，感人至深。人性中的善恶，犹如中国围棋中的黑白子，不是黑子吃掉白子，就是白子吞掉黑子，黑能变白，白亦有可能变黑。当然，也有少之又少的和局机会，但在现实中，往往是没有中间道路的。本书中主人公的结局又是什么呢？你在影片中看到的结局未必就是书中的结局！

编 者

2012 年 5 月

目 录

楔子	1
一	2
二	14
三	23
四	31
五	40
六	49
七	58
八	67
九	76
十	85
十一	95
十二	106
十三	115
十四	126
十五	137
十六	147
尾声	158

楔子

那是一种滑顺温暖的安心感，Jon 整个人沉在深深的海里，但却不感到湿淋淋，而像身心皆得到舒展似的，悠悠荡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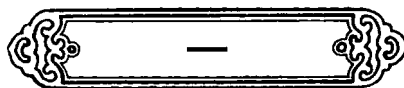
每一次都不想醒来，好想这么一直漂啊荡的，但他知道这是一场梦，因为现实并没有这种令他舒畅的感觉，只要他在真实的世界里遭遇了不开心的、难过的、伤心的、生气的……他就会梦见自己沉在海里。

说是沉在海里也不对，因为他是浮在水面上的，就像浮在死海上一般，只是他感觉整个身体都被海洋裹覆了起来，就像沉在海里那种无边无际的飘然，有一点沉，却又那么轻飘飘的。

每一次都看不清楚，他知道有人躺在他身边；但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始终没法睁开眼。

突然，他瞬间遇溺，这是他最讨厌的情节。所有的安适感全被拔除，他在水里浮浮沉沉，就像在游乐园里玩自由落体般，原本漂浮在海上的身体在眨眼间破冰似的沉至海中，他不断挣扎着，但越挣扎就越害怕，那种抓不到任何东西可以将自己脱离水面的无助与慌乱，那种呼吸不到空气的紧张压迫……总是有一双手，在这时伸了下来。深蓝海里看不清他的肤色，但密密麻麻的黑纹仿佛是刺青。

是他，总是他来救自己，但他到底是谁？为何，那双手是那么的熟悉，像是原本就认识好久的一双手……



约旦·军事基地

地下室会议室里，坐满身着深黑色制服的国际安全局探员，个个面无表情地听着首席探员 Sean 的简报。

挂在墙上的大型布幕正播放着一张张图片档案，虽然内容有些枯燥，但每个人神情专注，都认真听着 Sean 的说明。

“在 20 世纪的 100 年内，有 3 亿~5 亿人死于天花，直至牛痘疫苗问世，才有效抑止天花对人类的伤害。在 1980 年 5 月 8 日，国际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地球上的人类已免疫于天花疾病’。但实际上……天花病毒并没有完全灭绝。” Sean 说到此处，抬眼扫了一遍在座的每一位探员，确认他们都有接收到资讯。

“全球仍有两处储存着天花病毒的样本，有个病毒专家，盗取了其中一份天花病毒，他用了 9 年时间，进行病毒基因改造，企图制造致命的生化武器。他叫穆罕默德·奥萨马·肯纳。”配合着 Sean 的讲解，银幕上出现一个标准中东人模样的男子，大大圆亮的眼神里像掺杂一丝难以理解的悲哀，黝黑的皮肤尽管被覆盖在笔挺的西装下，仍有着说不尽的沧桑。

这是中东人给人既定的印象，即使生活还过得下去，人们的表情总透露出一股无止无尽的疲累，像是对这世界抗议着什么，但最终妥协的那种疲惫，是由心底透出来的。

Jon 望了坐在斜对面的 Ice 一眼。她素雅的侧脸有着坚毅的线条，就像她

拥有强烈的意志力，才能当上国际安全局的探员，和在场的每一位男士执行任务。Jon 明白她的能力与毅力，也深深地为她所着迷。不过，就像她现在专注地看着 Sean 所讲解的内容，她的眼里，无法容得下他。

Jon 略自嘲地撇撇嘴，几乎是不动声色地瞄了一眼 Ross。他在国际安全局最要好的朋友，Ross 像是和他极有默契一般地也刚好望了他，而又随即完全没有任何事发生似的将眼神转回 Sean 身上，只有约两秒的不安。

就算仔细看也看不出所以然，除非事实明摆在眼前，他才愿意相信。有谁能够猜到他们竟然……

心一阵室痛，Jon 立刻暗暗调整呼吸，将情感调回理智那一方，追回自己原本遗漏的进度。

“他就是我们将要押送的人。还有没有人不清楚这次任务的？”Sean 再次扬声询问在座的每一位探员。

“没有，长官！”包含 Jon 在内，每个探员皆精准有力地一同回答 Sean 的问话。

“祝你们好运！”Sean 下达完命令后，每个人即刻起身开始行动。Jon 再次望向 Ice，这次任务她被分配和自己、Sean、Ross 一起护送那位病毒专家，虽然他并不怀疑她的能力，但他始终感到有些不安，虽然他不断安慰自己没事的，这次任务肯定也能像以往的一样顺利完成，但不晓得是否是她的眼神太过冷淡，令他胡思乱想，或者真的有什么事会发生似的，他的一颗心始终悬荡着，无法按规律的节奏好好跳动。

深呼一口气，要自己别再多想。Jon 穿上黑色的防弹背心，仔细检查要和自己一起执行任务的爱枪。

祝你好运，Ice。Jon 在心底轻轻地说。

* * *

同一时间，国际法庭检查官正在向穆罕默德·奥萨马·肯纳宣判他的

罪行。

“穆罕默德·奥萨马·肯纳。”检查官念了遍那位病毒专家的名字，确认名字与人都无误后，继续宣判：“你被控于2002年从俄罗斯国立病毒学与微生物学研究中心的实验室盗取天花病毒样本，并由此至2011年期间，为中东犯罪组织‘W. A. W.’研制武器，触犯了《国际安全法》二三七章第三十六条和第四十八条。你现在自愿申请转为污点证人，并答应国际安全局，于荷兰国际法庭指证你的组织，有没有问题？”检查官问话的同时放下手上的宗卷，示意要他确认无误后签名，整个过程即算结束。接下来，只要国际安全局能顺利护送他至国际法庭，一切就都没问题了。

穆罕默德·奥萨马·肯纳穿着Sean简报里那套深色西装，但经过好几天的折磨，早已经皱得令人有些认不出是西装了，他面容憔悴地望着检查官，有些恍惚地一字一句地盯着桌上的报告书，像小孩学字般一字一句地读着。

其实，他也读不进什么东西，做这些事都不是他自愿的，他只想好好当一名学者，和老婆孩子开开心心一起生活，哪知道会被什么犯罪组织掳去，帮他们研究天花病毒，他好不容易才逃离那像地狱般的生活，指证也罢，只要他能和老婆、孩子平安无事，要他做什么都可以……只是，那帮人，真的会放过他吗？

穆罕默德·奥萨马·肯纳吃力地在纸上签下他的名字，多希望这个签名就像是一种神的保障，希望阿拉真主能够庇佑他们一家，顺顺利利……

穆罕默德·奥萨马·肯纳的眼神里，除了绝望，似乎塞不进任何一丝希望。

* * *

正当国际安全局着装准备护送重要的污点证人的同时，“W. A. W.”所雇用的佣兵也在另一个静僻的小屋内，确认抢人作战计划。

“这是我们的任务，此次行动的目标……”一名身着特种部队服装，看似

领头的男人发话了。他指着桌上的地图，上面圈画着几个小红点。“他们有5辆车，头尾都有军方车辆，这是我们第一个攻击点，还有其他伏击位置，这辆车将会在这儿被炸毁，爆炸之后，我们立刻转移，不要留下任何东西。明白吗？”众人互看一眼，随即全都一起点头确认。男人说完后，大家立刻收拾好桌上的东西，分头去布置刚刚商议好的计划，等着猎物自投罗网。

Jon来了约旦几天了，他仍旧不太习惯这里的气候。他鼻子有些发痒，这里干燥中飞散细小沙尘的空气总是令他鼻头发痒，习惯上工时就面无表情，这样的不适感令他有些困扰，就像常常打哈欠一般老是打喷嚏，有些不认真的味道。

他跟在 Sean 的身后，来到关着穆罕默德·奥萨马·肯纳的囚室。

Ice 领着他的妻子与小孩儿一同出现，小女孩儿一望见爸爸，一时间忘了什么是恐惧。她飞快地扑向父亲的怀里，既开心却又有一点想哭，她不知道这一些陌生人会对自己和父母亲做些什么事，但有父母亲在的地方，总令她稍微安心些。

穆罕默德·奥萨马·肯纳紧紧抱住怀中的女儿，能再次见到妻子与孩子，简直是阿拉赐给他的好运。他紧盯着走向他的妻子，确认她除了憔悴了一些外，没有受到任何丝毫伤害，便挪出一只手，安静但有力地握住她的手，像是确认她真实存在一般。

穆罕默德·奥萨马·肯纳的妻子眼神里的惧意在看见丈夫后，终于减少了一些。她有些无奈地走到丈夫身边，不知道还要经过多少折磨，他们一家人才能真正的团聚在一起。

人生常常十分无奈，尤其是在这种多战的国家里，走在路上的人们随时会丧失宝贵的性命，她不奢求永远的平安幸福，只希望眼前这一刻的相聚，可以不要很快就结束，她的心愿是如此的微小……

就如同 Jon 的心愿一样的微小，他只希望 Ice 能够再次对他展露笑颜，只可惜……在穆罕默德·奥萨马·肯纳握上他妻子的手同时，Jon 抬眼看了一会儿 Ice。她仍是下意识避开他探查的眼神，凝望着远方，让人完全猜不透她内

心的想法，和外表一样，冷若冰霜的。

“美军说，肯纳一周前被捕时，他已销毁实验室里所有变种病毒样本。但肯纳回来录口供时，却说他并没有销毁所有病毒，他藏起了一份，那是他最新研究出的牛痘疫苗所不能防御的新型天花病毒。他要求我们护送他的家人，安全到达挪威，他才肯交出来。大家要提高警惕，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注意安全！” Sean 和众人一同走出基地外，就在大伙准备上车执行任务之际，他才对 Jon 等人说出实情。

Jon 戴上墨镜，眼神藏在墨镜之后，不仅是为了防范沙尘的不适，更是为了可以好好凝视着 Ice 的脸而喜欢戴上墨镜。这大概是他唯一比较能接受这沙漠般的城市的一个理由了。

“Ice，好好看着他的妻子与孩子！千万不要出任何差错，知道吗！” Sean 皱起眉，也戴上防风眼镜，拍了拍 Jon 的肩，像是出发前的鼓励或是其他的含意，要他好好打起精神。

Jon 嘴角略带一丝苦笑，要执行任务，还要主管这样替自己加油打气，不好好完成任务怎么可以！

检控官打开公事箱，取出一份文件，交给 Sean 签名，待签名完成的同时，约旦军官指令士兵随即上前，解开穆罕默德·奥萨马·肯纳的手铐。Jon 马上无间隙地上前为他带上国际安全局的手铐。

Sean 和 Ice、Jon 3 人押着肯纳，在约旦军官和几个士兵的陪同下，走过金属探测站，通过检测后，3 人各自拿回自己的配枪。

在一旁观看一切行动的一个美军上校，边抽着雪茄，一只手环抱在胸前望着肯纳，约旦军官向他点点头，介绍他与 Sean 认识。

“这位是国际安全局首席探员 Sean，这位是驻守约旦的美军威尔森上校。”军官边说边指着两人。

Sean 上前礼貌地与美军上校微笑握手，美军上校却皮笑肉不笑地打趣着：“你们也真够好运，我们在这里抓到肯纳，功劳却全归你们国际安全局啊。”

Sean 微笑。不知道是干燥的空气令 Jon 感到不耐烦或是受够了 Ice 的冷

落，想要好好出一口怨气，他有些嘲讽地回道：“你们常常说，发现很多杀伤力很大的武器，如果真的能够全数找出来，我想，那将会是更大的功劳。”

此话一出，令美军上校气得涨红了脸，像是要把白头发都给气红了似的，他气呼呼地离去，离去前还瞪了 Jon 一眼，才大步地走开。

“在人家的地盘，留点情面吧。” Sean 苦言相劝这个好事的小伙子。

“这是他们的地盘吗？” Jon 仍要辩驳。

Sean 懒得再跟他多说什么，没好气地押着肯纳往前走。

当他们押着肯纳走出室外，数辆军车已准备好接载他们，另一旁等候的国际安全局探员们亦已严阵以待。

“Ice，你照顾他们。” Sean 交代心较细的 Ice，留给她照顾，他也比较安心一些。

“好的。” Ice 仍是无情绪的应答着，完全没有看 Jon 一眼。

当大片大片黄灰灰的沙尘扬起时，车队慢慢驶出基地关口，往机场出发。

这个地方，令 Jon 不甚喜爱的还有它的气候。纵然上海亦有酷热的日子，但这里的气温简直是要将人烤干，仔细一看，地上还会泛起阵阵热气。他动也不动地任由汗在衣服内滑落，虽然不喜爱，但他却尽量做好自己的本分，专心护送证人，完全看不出他对天气的厌恶态度。

根本说不上舒适的车，令众人摇摇晃晃，他在摇晃的视线里，又习惯性地盯看着 Ice 的侧脸，虽然她不在车上，但他似乎动不动就可以看着她出现在自己的眼前，瞧着瞧着竟有些出神，他不知道自己要何时才能戒掉这个坏习惯，毕竟她和他已经不是未婚夫妻了，他是该好好地收敛自己的眼神；Ice 怕也是知道他这个坏习惯，才会避着他，不让他有丝毫的幻想空间。

两辆约旦军装甲车前后护送着国际安全局的车队，车上也分别有一名士兵站在车顶，手持着重型机枪戒备着。

他打起精神，和在座的每个人一样，目光凝神留意着街外四周环境。Sean 和司机坐在前座；肯纳夹在 Ross 和 Jon 中间，三人都面无表情，同样无语地想着自己的事。

没多久，国际安全局车队经过一个小亭，随后转入城市。刚进城市，车上的无线电就响起，Sean 有些不安地接听。

“护送队 1 号。” Sean 制式地报出自己的队名。

“你是国际安全局的 Sean 吗？这里是约旦警方，我们刚刚突破一间民房，发现一些东西，显示你们的车队可能会受到攻击……”

话还没说完，信号像是被干扰一般，吱吱吱地再也听不见对方说任何一句话。

Jon 与 Ross 听到警方的说话后，凝神望向街外，防卫心瞬间提升，怕真如同约旦警方所警告的那样，有什么人要攻击他们。

Jon 想用自己的通信器警告在后车的 Ice 等人，但通信器同样受到干扰，根本无法提醒他们。

Ross 见状，紧张地把肯纳压低身子，怕他被车窗外的歹徒望见，成了好攻击的对象。肯纳似乎感受到气氛不对，他脸上布满了恐惧。

众人马上打开车窗，把枪指向窗外，Jon 伸手向外打手号通知后车。Ice 接收到前车的暗号，心知不妙，车上的其他探员也随时加强戒备，马上按下肯纳妻女的身体，同样打开车窗，将枪架好准备随时可以回击。

当国际安全局车队经过其中一名歹徒身处的楼房时，那名歹徒的面罩下，竟是亚洲人的脸庞，不同于那些中东人的模样，他手扛着火箭炮，抓准时间就对着国家安全局的车发射，炮弹直轰向军车的底部，军车马上爆炸，翻车后起了浓浓的烟雾！

没多久，军车因为爆炸的震动，移了好几下，还沿着一旁的斜坡翻覆下去，里头的约旦士兵随着车不停翻滚，模样甚痛苦，再一个大爆炸，军车失去控制，不断滚下斜坡，最后车毁人亡。

Jon 见到军队的车辆受到突袭，立刻压着肯纳的身体保护他，Sean 也立刻用通信器求救。

“我是国际安全局的 Sean，我们受到袭击，要求增援！重复，我是国际安全局的 Sean，我们受到袭击，要求增援！”

在另一车上的 Ice 也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按下肯纳妻女的身体。

一旁大街上的行人们，每个人虽然害怕，但却像是叫不出更多的声音，只顾着躲避，并没有一般人遇到枪战袭击的惊慌失措，在这个城市里，几乎每天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他们没有时间大喊大叫，只能当下立刻躲避，将恐惧与害怕藏在眼神里。

通信遭受阻碍，就算 Sean 发出再多的请求增援也是枉然，Sean 见情势不妙，便命司机开车快逃。

“开快点，我们赶快离开这里！”车队立刻急急驶去。

肯纳面对这样的情况，甚感害怕，Jon、Sean 和 Ross 3 人紧握着机枪戒备，深怕有什么突发状况再发生。

这时，路边停着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上面装满了石油炸弹，在他们的车经过时，像是算好时间般发生爆炸，这场爆炸阻挡 Jon 他们的去路，军车立刻转头，避开爆炸，走进另一条小路，仍力求全速前进。

不料，车队开到一个十字路口，右边的去路被几辆水泥头车给堵住了，往前走的路也被其他的几辆小货车给塞死了，像是老天爷安排好的，唯一可行的路，就是左转。

无奈之下，车队只好向左边的路开去，当车队开到路的中心点时，突然有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从小路窜出。

“撞开它！”军官随即对着司机大吼。

司机闻言，即刻大力踏下油门，加速撞向无人汽车，正当军车快要撞向无人汽车之际，那辆汽车又突然发生爆炸，爆炸冒起的浓烟袭向站在军车顶上的枪手，令众人不得不掩面遮盖，以免被呛伤。

军车也因爆炸而失控地撞向路边一辆货车，车顶上的枪手因此被抛出车外，直接飞向货车，当场身亡。

紧随军车后头的国际安全局的车辆马上刹车，后头的每一辆车也跟着停了下来。车上的每个人都不晓得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意外，原本执行任务时面无表情的脸，此刻皆写满紧张。

“退后！退后！” Jon 大声指挥着司机。

眼见 Jon 所搭的车率先退后，其余国际安全局的车子见状，也纷纷后退。

事情并没有这么好解决，虽然他们所有的车都退后，但另一个手持火箭炮的匪徒急步上前，他向最后的一辆国际安全局汽车发射火箭炮，车才转了一半弯，就被火箭炮直飞车底，轰的一声，炸到半空中。

那辆车被炸得向前翻了一个跟斗，压在前面 Ice 所搭的车尾上，令众人动弹不得。

Jon 他们只好停车，从右边的门下车，组成默契的掩护队形，Jon 机警地亲自押着肯纳下车，表情冷静但心头非常紧张地望向 Ice 所搭的车，生怕她出什么意外。

然而，事情的紧迫不容他分心，冲撞无人汽车的军车司机受了伤，吃力地爬下车后，还以为自己逃过一劫，没想到被后头的匪徒开枪射中，命丧黄泉。

走到不远处的小巷里，有 3 名匪徒持枪突袭，正向军车及 Jon 等人开火，Ross 和同车司机开枪反击，Jon 身担重任，得确保肯纳的安全，他压着肯纳趴在地上保护他，Sean 在另一边帮忙掩护，以防匪徒从另一边来袭。

“Jon，肯纳交给我，你快去看看 Ice！” Sean 知道他心中所在意的，对他大声喊着，Jon 看了看 Sean 和肯纳，立刻将人交给 Sean，换他帮忙掩护。

探了好几次头，Jon 很想直接冲出去救 Ice，但对方的火力实在太猛了，他被迫不断后退，眼看着离 Ice 越来越远，他的心就越来越着急。

这个时候，和 Jon 同车的司机受了枪伤，Ross 把受伤的司机拉回车上，以为暂时可以有一刻喘息，谁知又听到后方传来枪声。

就在此时，Ice 不断想要推门下车，但车门被压上来的车给撞得变了形，以致卡住无法打开。

原来，Ross 听到的枪声是来自 Ice 那边，Ice 同车的司机用力踢开车门逃出车外，一名匪徒在一旁持枪扫射 Ice 的车，司机还来不及逃远，就在车旁中枪倒下了。Ice 虽然也想跟着司机一同下车，但看到这样的情形，她选择用自

己的身体护着肯纳的女儿。两人躲在后座，暂时动也不敢动。

Jon 也听见、看见 Ice 的车传来枪战，他简直快要不能呼吸了，比起这要命的沙尘空气，Ice 的生命安危更令他感到痛苦不安。

心烦乱着，但手上的动作仍保持专业的水准，Jon 端起枪一眯眼就将一名匪徒击中，但不够多，他希望能够清光 Ice 身边所有的匪徒，以确保她的安全。

躲在车附近的匪徒子弹用光了，Ice 看准时机，就趁那一刻开枪反击，匪徒瞬间中枪倒地，Jon 趁机冲向 Ice。

Jon 快步走向 Ice 车旁，救出 Ice 及肯纳的女儿。Ice 虽然仍对 Jon 没有太多的反应，但看到他冲向自己的那刻，她感到些许安心，她随手拉拉肯纳妻子的手，这才发现，原来她已经中枪身亡。

清不完的匪徒，逐渐逼近 Jon 和 Ice。这时 Ice 没再逃避 Jon 的眼神，存亡之际，哪还管得了那么多情绪，完成任务才是重点。两人互相看了一眼，再戒备地望着渐近的匪徒们，不知如何解套。

Sean 在不远处按低肯纳的身子，一反紧张的态度，冷静面无表情地望向身后一栋大厦的出口，那门被一根铁条刻意挡着，略半掩着。

Ross 在另一边向两名匪徒开火，但却被他们击中，手臂中枪挂了彩，他痛苦地低喊出声，一咬牙再端着枪继续戒备。

Jon 和 Ice 看见 Ross 中枪，心头同是一惊，还来不及反应什么，在同一时间，一个手持火箭炮的匪徒举起火箭炮，准备向 Ross 那边发射。

Jon 见状毫不犹豫地端起枪，开枪射向那匪徒，匪徒虽然中枪向后倒去，但仍阻止不了他将那枚火箭炮发射而出，火箭炮斜飞向对面楼房的阳台，阳台顷刻间被炸毁而崩落。

已经失去肯纳的妻子，Ice 说什么也要保住他的女儿。她随时伏在小女孩的身上，用身体保护着她。

阳台塌下后，夹着轰隆隆的声响与尘土飞扬，烟雾迷漫之际，Sean 拖拉起肯纳走进楼房，受伤的司机见 Sean 走进去，也马上跟上前去。